

萌言妙语·

# 我的小姐妹们

刘娟



采访一下你——  
如果有人突然在微信上留言：“昨晚做梦，居然梦到你了……”是啥感觉？

也许微微一笑？也许保持矜持？而我，一个“感性多于理性”的多情种子，就会情不自禁地“血脉贲张”。诸位，能进到别人梦里的，那关系，可不是一般二般。

留言的是江苏淮安小姐妹刘娟。她动情地说：“想你了。”我热情地答：“想你了。”然而，现在新一轮疫情已经开始，全球形势更加严峻，咱们这些“自觉分子”要响应国家号召，能不外出就不外出。互道珍重吧，相信后会有期。

初识刘娟是六年前我第一次去淮安。《淮海晚报》总编辑张林派文化部主任刘娟陪我。刘娟早早联系好一个著名景点，这里是来淮安旅游必定要去的。没料到那天特别的热，又赶上我身体有些不适，不管刘娟如何邀请，俺死活不进去参观，就像三岁倔孩那样赖皮。没办法，她只好陪我坐在景区外大树下“天南地北”

“东拉西扯”。竟然，十分投缘；竟然，相当合拍。一聊定乾坤，聊出了我俩日后的友情。

后来刘娟和先生到北京办事，她一定要先生认识我。先生稳重、聪颖、大方，是淮安市委宣传部一员干将。竟然，十分投缘；竟然，相当合拍。一聊定乾坤，聊出了我们仨永久的友情。

以后几年，我先后三次到淮安参加活动，每一次，小两口都会找机会来见我，拍张合影留作纪念。

刘娟文采出众。偶尔见她在微信上点评我的文字水平，字字中肯，句句走心，以至于我不得不把她的评语收录到自己的散文中。

写到这，再提一个人，《淮海晚报》原副总编周熔熔。三年前，一次淮安活动结束后，苏州活动即将开始，中间有几天空当。想到中途回京一趟劳民伤财，我决定在淮安多待两天。当得知，当地盱眙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是亚洲最大的，勾起我强烈的“窥欲”。我一而再再而三强调：“此生最大愿望，就是从

天文望远镜中看星空。”为了我这个“此生最大愿望”，熔熔陪我等人到了盱眙。就在这里，我学会了“攒蛋”，一项起源于淮安、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推荐的扑克牌智力游戏。你猜对了，师傅就是熔熔，一个文质彬彬的美女。

这里且不谈星空看没看到；当地火遍全国的小龙虾，俺也没兴趣吃，只是“攒蛋”从此走进我的生活。我带到北京，带到我去的每一个地方，努力科普，尽力推广。和我同时学“攒蛋”的还有两位好友：沈阳刘生生和开封赵杰，后来刘生生把“攒蛋”带到沈阳，发展了一群积极分子。而赵杰，只要一提“攒蛋”，就像打了鸡血般亢奋。星火燎原。

不过，当我去年秋天再次来淮安，并与熔熔“同场竞技”，我惊讶地发现，熔熔的牌技不行了。以至于我敢无耻地“大言不惭”：“现在，恐怕俺成师傅了！”

熔熔羞答答地说：“久不玩，不会了。”然后嬉皮笑脸地喊我一声“师傅！”

不过，师傅永远是师傅。这个我懂。

又想起一个人。《襄阳晚报》牛莉萍，一个热情爽快的湖北丫头。我们在活动中相识。后来某一天，在我家小区外的餐馆，她带来报社三个哥们，一起商谈组织襄阳采风事宜。活动后来办得很成功，那三个哥们也成了我的“嫡系”。而莉萍，无须说，更是“嫡系”中的“嫡系”。那次活动赶上下雨，她看我的旅游鞋打滑，日后悄悄寄了双防滑鞋给我。不知鞋号大小，留下话：“不行再换。”后来另一次活动，她又送来一双防滑鞋，说：“这个季节正穿。多散步哦，我要你一直都健健康康的。”推辞不得，感动不已！莉萍送鞋的直接后果是：每次雨后外出，我都格外小心，以防跌倒产生“罪恶感”。

2020年年初，新冠疫情让无辜的武汉人民、湖北人民首当其冲付出了沉重代价。生活按下了暂停键。在襄阳，莉萍那位患有慢性病的母亲，也受到不小影响。

当年年底，疫情过去，我

们组织了第二次襄阳采风。就在活动结束后一天，在即将开动的汽车上，匆匆赶来的莉萍抱住了我。她小声道，要为去世的妈妈“百日祭”，不能送大家了。她边说边哭，我也“泪眼婆娑”。大家以为她是舍不得我。其实我明白，她，她们，他们，伟大的武汉人民，伟大的湖北人民，伟大的中国人民，这一年有多么不易。我们用血肉之躯为全球挡子弹，顽强地向世界宣告人类不可战胜……

写到这，眼前又掠过好几张可爱的面孔。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会一一讲述我这帮小姐妹的故事。

她们都是四十多岁、五十出头。一致叫我“姐”，无疑很萌宠。但我“欣然接受”，并以她们的“姐”为自豪……

是的，我们不在同一城市，平日里没有密切交集；甚至，这些家伙也很少在朋友圈为我点赞发声。但我知道，同一个频道，同一个梦想。

就这样，在四维空间里，前前后后一起走着。一颗心连着一颗心。红的心，热的心。

朝花夕拾·

## 洗澡

周明金

洗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不陌生，除非是古时候缺水的彝族人，一生只洗三次澡：出生时洗掉身上的原罪，结婚时洗掉过往，死时洗掉生前的罪孽，这也许是事实，也许是传说。但生在中原不缺水的地方，一生中洗澡次数是无法计算的。

孩提时代，家中的大木盆便是我的浴池。夏天到处乱跑，晒得身上黝黑发亮，光滑的像条泥鳅。一天出汗N次，白的盐，黑的灰，印迹分明，脏兮兮的。父亲或母亲把我抓过来摁到木盆里，三下两下便有了眉目。父母的巴掌加训斥迫使我老实一会儿，但顽劣的天性使然，身上的水痕未干，眼里还噙着泪水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又偷偷溜走玩耍去了。父母害怕我玩水遭不测，一次次地喊回来，一次次巴掌加训斥，一次次木盆里洗澡，一天反复N次。

六七岁时我学会了游泳，一到夏天，整天赖在水里，泡的身上发皱，嘴唇乌青，父母也懒得管。后来上学了，放学后依然往水里钻。热了洗，脏了洗，没事可做时也洗，一天洗澡数次，洗澡成了我夏天的必修课。水上的功夫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五六十米宽的沟，我一个猛子从这边扎到那边。我能静静地躺在水面上，四肢岔开，肚皮露出水面，几分钟不动一下。100多米宽的水库我可以晃几个来回。水中倒立我最拿手，不光能笔直上下，还

能倒着跳芭蕾舞。

十六七岁时，特别是高中毕业后当了老师，碍于面子，就不再光天化日之下“恋”水了。有时热得不行，也只能到水边擦一擦，酣畅淋漓、痛痛快快地洗澡，只有晚饭后在夜幕掩护下进行。这都是夏天的事，春秋偶尔也洗一洗，冬天从来都不洗澡。一是没有条件，二是习惯了。一个冬天“积蓄”的灰垢，第二年春天几乎能褪掉一层“壳”来。

真正冬天洗澡是我参加工作第二年的寒假，学校几个老师相约去城里购物。天刚破晓启程，步行30公里，11点到城里时，已是满身大汗了。正好中山大街有家“大众浴池”正在营业，票价5角。我们都是第一次进城，从没在浴池里洗过澡，不知浴池是方还是圆。大家商议，索性奢侈一回，赚一个回乡炫耀的资本。

我们排队购票，排队进入。管理员向我们宣读《洗浴须知》：保管好自己的衣物；注意防滑；不能在浴池中小便；浴池内请勿大声喧哗；在池中不得使用肥皂；从即时起，洗浴不超过40分钟。我们恭敬地听着，然后学着别人的样，把衣服脱掉放在一个简易的木柜里，上了锁，钥匙拴在手腕上，羞答答地掀开脏兮兮的棉布门帘，进入雾气蒸腾的洗浴间。一股热烘烘的气味迎面扑来，令人晕眩、窒息。

洗浴间的地板十分光滑，一不小心就要摔跤。害羞加上受不住冷气的侵袭，我们缩着身子，小心翼翼地往里摸。池中的人真多，老的小的、黑的白的、胖的瘦的，就像过年时煮的一锅饺子。进入池中，超过体温多少倍的热水烫得我们几次爬上来、又下去，慢慢地适应了。

40分钟过得太快，管理员扯着嗓子喊：“40号柜的几位同志，时间到了！”我们只好从闹嚷嚷、热烘烘的浴池中爬出来，一身轻松。几个月积攒的灰垢留在池子里，池子里的臊气、脏气、臭气钻进我的鼻子里，头发里，附在我的皮肤上，被棉衣紧紧地包裹住带回了家，一直在我身上氤氲了好几天。

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再进城洗澡时只洗单人间，随心所欲，一不受时间限制，二有了独立空间。单人衣柜、单人盆池、单人小床，洗累了还可以小憩，舒心、惬意！再后来，家家户户都有了浴室，四季热水不断。无论春夏秋冬，阴晴雨雪，想什么时候洗就什么时候洗，不用当着别人面脱衣服，不用大家挤在一个池子里闹嚷嚷。只是每次洗澡时依然会想起50年前在“大众浴池”洗澡时的情景。

诗品时空·

## 将军摇篮红军的故乡

汤兴

将军摇篮红军的故乡，  
四十多颗将星当空闪亮。  
许世友将军天下名扬，  
郑维山故事荡气回肠，  
李德生故里让我神往，  
“将军县”传奇令人怀想。  
啊，新县，将军的摇篮，  
天下游客把你崇敬敬仰。

将军摇篮红军的故乡，  
五万五千多名英烈万古流芳。  
“藏枪池”里有多少杆枪，  
“红军洞”里又有多少迷藏。  
“红旗不倒”传奇永放光芒，  
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最先在这里唱响。  
啊，新县，红军的故乡，  
亿万百姓把你讴歌颂扬！

